

李

何
茹
编

萍

燕
赵
十
三
梅

花山文艺出版社



顾 问: 高占祥

张士儒

刘健生

选 题 策 划:

郑世芳

主 编: 冯思德

李世文

浪 波

副主编: 李 生

刘泉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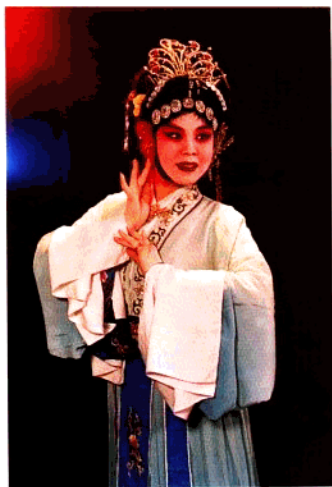
郑世芳

执行副主编:

孙志英



李萍



《三上轿》饰崔秀英



《三娘教子》饰王春娥



《六月雪》饰窦娥

《梳妆楼》剧照





胡芝风老师给李萍排《六月雪》



《梳妆楼》在排练场连排



《下河东》饰罗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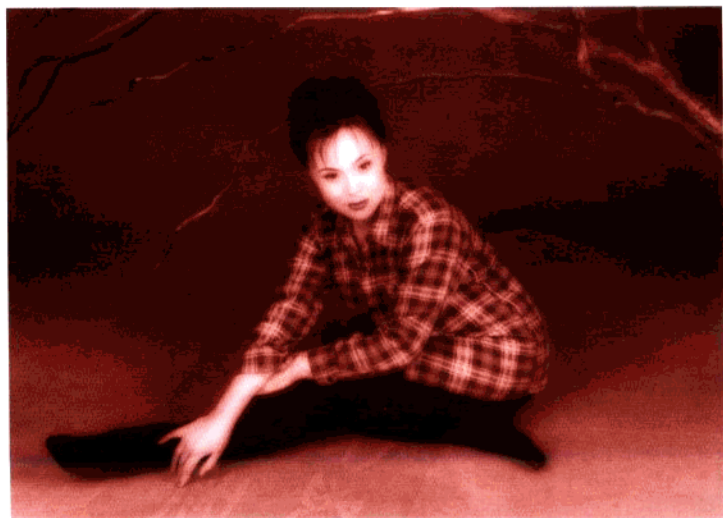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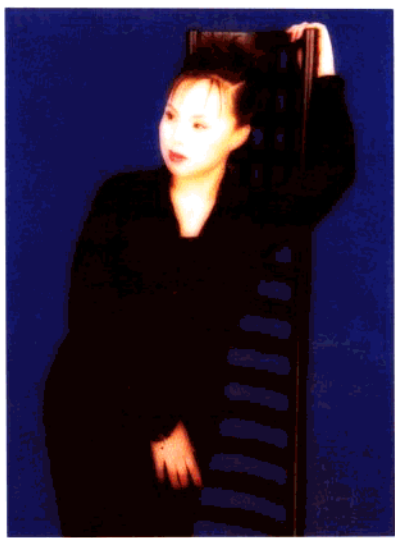
与父母在一起



与爱人燕雷合影



母子情深





序

伴着新千年的钟声，迎着纷纷扬扬的瑞雪，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燕赵十三梅》丛书就要问世了！这是对我省历届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演员的一次整体检阅，也是我们献给新世纪的一份厚礼！

我们燕赵大地，是培养和孕育表演艺术家的摇篮，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如田际云、金钢钻、荀慧生、奚啸伯、盖叫天……等，就是从这里走向舞台，走向全国和世界的。他们那勤劳苦练、顽强学艺的精神；他们那独具风采、丰富精湛的表演艺术；他们那谦虚敬业的美好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我们



又涌现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就像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就像姹紫嫣红花园中的一朵花，这“燕赵十三梅”只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是他们的代表。十三梅是幸福的，他们也是幸运的。

“燕赵十三梅”来自各艺术门类，各个剧种。如京剧、河北梆子、评剧、话剧、豫剧、晋剧。他们当中，有经过千锤百炼，在艺术上日臻成熟的中华艺术家，也有近年来出现的朝气蓬勃的艺术新秀。是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他们成长；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了他们这方舞台；更是他们精益求精百折不回的精神，使这方舞台大放异彩！

2 蒋宝英是我省首届梅花奖的获得者，又是十三梅中惟一的一位话剧演员，她自强不息，努力进取，在话剧表演艺术和影视表演艺术中，都有着可喜的成就。裴艳玲是其中惟一的中國戏剧梅花奖二度梅的获得者。戏剧泰斗曹禺先生曾称她为“国宝”，她是十三梅中的佼佼者。她少年从艺，出类拔萃的表演艺术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称赞。牛淑贤和胡小凤，是一对豫剧的金凤，她们以自己数十年的舞台实践，丰富和发展豫剧表演艺术。牛淑贤在表演上的活泼俏丽；胡小凤在表演上的端庄典雅，都充分显示了她们十分了得的艺术功力。张惠云和雷保养



同是河北梆子演员，又同以“大珠小珠落玉盘”和“钻天入地”的嘹亮又韵味十足的歌喉，饮誉燕赵大地，极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刘秀荣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得意门生，她的演唱甜美柔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我省评剧之翘楚。袁淑梅在评剧表演艺术上，展示了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她既能塑造历史上的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在现代戏表演上又有新的拓展。许荷英和彭蕙蘅都是河北梆子青年演员，她们清新美好，朝气蓬勃。在表演上许荷英的甜美念唱和生动表演，和彭蕙蘅的大气、细腻的风格，相映生辉，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采，倾倒了国内外的观众。张艳玲和梁维玲是京剧这株婆婆老树上两朵最艳丽的花儿。张艳玲出色的武功和俏丽的扮相，与梁维玲端庄细腻的表演，显示了她们不凡的艺术追求。李萍来自塞外张家口，有着自己的观众群，她对艺术执著追求和不怕苦不怕累为老百姓演出的献身精神，有口皆碑。

十三朵梅花各具风采，十三朵梅花迎风绽放。中国有句古谚：“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梅花，凝聚了他们一日日、一天天、一年年、一岁岁刻苦顽强的拼搏；这梅花，凝聚了他们的心血、汗水和泪滴！是



李 萍

他们为艺术献出的壮丽青春，使这朵朵梅花格外艳丽！

新世纪向我们姗姗走来，它像一轮红日，喷薄欲出。我们相信，十三梅之后，还会有十四、十五、十六，几十、上百朵的梅花在燕赵大地上竞相绽放。让我们翘首以待！

冯恩德

2000年12月12日



目 录

序.....	冯思德 (1)
此日红梅塞北开.....	董汝河 (1)
塞上金莲花	贡淑芬(118)
《梳妆楼》里学梳妆.....	李 萍(125)
小草幸随芝风长.....	李 萍(130)



●董汝河

此日红梅塞北开

1. 山城晋剧舞台的幸运儿

几经易手，为李萍撰写这篇艺术传记的任务最终落在笔者头上。

对李萍知之甚少，采访必不可免。采访过程中，李萍谈艺术谈人生，特别是谈他人，侃侃而感慨。谈到她自己时，重复率最高的一句话却是“我是个幸运儿”。

对此，剧作家杜忠也曾对笔者说过：“李萍是幸运的，幸运的让人觉得有点儿不好写。”

随着采访的深入，通过对素材的梳理，笔者渐渐理解了这“幸运”二字的全部内涵。

是的，李萍的确是幸运的。

李萍出生于梨园之家。受家庭熏陶，她从小就渴望自己也能登台演戏，当一名母亲那样的好演员。1976年，李萍十二岁。她怀着圆梦的期盼报考张家口戏曲学校。专业项目和文化考试均已合格，偏是政治审查迟迟不能过关，原因是她的爷爷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

这样的政治背景，在那个极左政策肆虐的年代，自然会影响到子孙的命运，尽管我们党有着“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明文政策。

于是，新生开始入校了，李萍的入学手续里，仍然缺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公章。

那时候的李萍曾天真幼稚地想过，自己为什么没有出生在“成份”好一点的家庭。她却不知道，她的母亲正是以坚贞的爱情和坚定的信念把她带到这个充满如意与不如意的人世间。

张桂英和李进德是张家口戏校第一班的同班同学。她学青衣、小旦，他是乐队司鼓。同窗习艺建立起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毕业之后，同为张家口青年晋剧团演职员，理想和事业绽开了两株植根于心底的爱情之花。然而，好事多磨难。某天，领导突然找她谈话，要她与他分手。而对“要组织还是要李进德”的责问，她不计利害地选择了后者。领导实在

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毁掉一株很有希望的戏曲新苗，马上采取措施，把李进德调到了市晋剧一团。恋人的调离，却割不断恋情的红绳。她和他终于冲破世俗和偏见，组建起自己的家庭。不久，又用初为人父母的忐忑不安与欣喜迎来如期出世的李萍。

1976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阶级斗争为纲”的弦绷得更紧，政治审查的关也把得更严。

李萍开始绝望了。

戏校老师开始为李萍惋惜了。

校长张保平却毅然拍板了，“让李萍先来吧，以后有什么事冲我说。”

就这样，一位忠诚于党的艺术教育事业的老共产党员，冒着自己的政治生命被冲击的危险，给了李萍艺术生涯中的第一次幸运。

张家口戏曲学校前身是“察哈尔省少年晋剧团”，始建于1952年8月。1953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张家口划归河北省，一度改名为“河北省少年晋剧团”。李萍的父亲李进德、母亲张桂英先后成为第一期学员。学员一律享受供给制，学制六年，有着健全的制度和严明的纪律并建立有少年先锋队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学员以学为主，演出为辅，课程分设

艺术、音乐、文化、表演、技巧、政治时事等五大类。为此，名为剧团，实为戏校。1955年河北省戏曲学校成立，“少年晋剧团”迁到保定，为其中的晋剧班。1956年11月，晋剧班迁回张家口，更名为河北省戏曲学校张家口分校。1957年春，撤销分校之称，易名为张家口戏曲学校。

张家口戏校曾先后培养了晋剧、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的大批艺术人才。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直至1977年才恢复建制。李萍和她的同学们是戏校恢复后招收的第一期学生。

恢复后的张家口戏校设在地区歌舞团的院内。水泥地上练毯子功，院子里上身段课，学生宿舍就是老师教短剧、唱腔的教室。条件虽然艰苦，但因为刚刚恢复，老师们热情很高，责任心也都很强。

李萍深知自己踏入这个门槛是多么的不易，她倍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以“苦”字为起点，开始了她的艺术旅途。

“苦练基本功，上好第一课”的标语就贴在水泥地的练功场里。标语下，李萍流过汗，也流过泪，甚至萌生过许多滑稽而可笑的想法。李萍生性聪颖，接受能力快，模仿能力强，学腔、学戏、学身段，她都不含糊。可她硬胳膊硬腿儿，还真有点忤那扳腿扳